

同·题·散·文·比

较·阅·读

何宝民 曹增渝 选评



海燕出版社

760
同题散文比较阅读

何宝民 选评
曹增渝

海燕出版社出版

新乡市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8.25印张 152千字
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400册

ISBN 7—5350—0129—7

G·76 定价1.30元

目 录

我的母亲.....	邹韬奋 (1)
在古老的土地上.....	刘成章 (8)
人物风貌与时代色彩.....	(17)
套袖.....	铁 凝 (19)
去见孙犁.....	卫建民 (24)
从感受和体验中把握人物心灵.....	(30)
我们家的男子汉.....	王安忆 (32)
四岁的“男子汉”.....	陶 然 (39)
别开生面的儿童世界.....	(44)
故乡情.....	茹志鹃 (46)
寻根.....	戴 晴 (53)
独特而撩人的故乡情思.....	(58)
寂寞.....	陆 蠡 (60)
寂寞畅想曲.....	耿林莽 (65)
以心灵的多棱镜折射社会和人生.....	(69)

叩门.....	茅 盾 (71)
敲门.....	赵丽宏 (74)
小题目中的凝聚和发散.....	(80)
看戏.....	叶君健 (82)
看戏.....	葛 子 (85)
明朗显豁与丰富浑成.....	(91)
南京.....	朱自清 (93)
金陵的旧梦和新景.....	韦君宜 (100)
抚今追昔中的异与同.....	(105)
不该遗忘的废墟.....	王英琦 (107)
废墟的印象.....	禾 子 (113)
思绪,在历史和现实间萦回.....	(120)
窗.....	钱钟书 (122)
彩色的窗口.....	袁 鹰 (127)
相映生辉的睿智和激情.....	(132)
书.....	朱 湘 (133)
书.....	吴伯箫 (137)
情趣博雅 感慨深沉.....	(142)

帆..... 刘增山 (143)
风帆从这里扬起..... 李健君 (146)
短笛清歌绕风帆..... (152)

闪光的河流..... 和 谷 (153)
车流晨曲..... 胡廷楫 (160)
在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美..... (164)

小屋..... 李佩芝 (165)
我的空中楼阁..... 李乐薇 (171)
对生存空间的两种超越..... (175)

榕树的美髯..... 秦 牧 (177)
榕树，生命进行曲..... 刘再复 (183)
广博阔大 深邃精警..... (192)

黄土高原..... 贾平凹 (193)
根..... 梅绍静 (200)
唱给黄土地和人民的歌..... (205)

花潮..... 李广田 (206)
花潮..... 杨羽仪 (212)
彩墨淋漓赞盛世..... (218)

• 8 •

游罢黄山归.....	张 洁 (219)
黄山，立着的河.....	夏 影 (223)
融情思于景物之中.....	(228)
天堂颂.....	丁 宁 (230)
鹤岛童话.....	紫 风 (235)
从鸟的天堂到人的世界.....	(240)
雪.....	鲁 彦 (241)
春雪.....	刘白羽 (247)
细腻的感受 深刻的领悟.....	(251)
夏天.....	梁容若 (252)
夏歌.....	曹国瑞 (256)
热的魅力和诱惑.....	(260)

我的母亲

邹韬奋

说起我的母亲，我只知道她是“浙江海宁查氏”，至今不知道她有什么名字！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时代的不同。现在的女子未出嫁的固然很“勇敢”地公开着她的名字，就是出了嫁的，也一样地公开着她的名字。不久以前，出嫁后的女子还大多数要在自己的姓上面加上丈夫的姓；通常人们的姓名只有三个字，嫁后女子的姓名往往有四个字。在我年幼的时候，知道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“妇女杂志”笔政的朱胡彬夏，在当时算是有革命性的“前进的”女子了，她反抗了家里替她订的旧式婚姻，以至她的顽固的叔父宣言要用手枪打死她，但是她却仍在“胡”字上面加着一个“朱”字！近来的女子就有很多在嫁后仍只用自己的姓名，不加不减。这意义表示女子渐渐地有着她们自己的独立的地位，不是

属于任何人所有的了。但是在我的母亲的年代，不但不能学“朱胡彬夏”的用法，简直根本就好象没有名字！我说“好象”，因为那时的女子也未尝没有名字，但在实际上似乎就用不着。象我的母亲，我听见她的娘家的人们叫她做“十六小姐”，男家大家族里的人们叫她做“十四少奶”，后来我的父亲做了官，人们便叫她做“太太”，她始终没有用她自己名字的机会！我觉得这种情形也可以暗示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所处的地位。

我的母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里生的，她死的那一年是在五月里死的，所以我们母子两人在实际上相聚的时候只有十一年零九个月。我在这篇文里对于母亲的零星追忆，只是这十一年里的前尘影事。

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，大约在两岁的时候。我记得有一天夜里，我独自一人睡在床上，由梦里醒来，朦胧中睁开眼睛，模糊中看见由垂着的帐门射进来的微微的灯光，在这微微的灯光里我瞥见一个青年妇人拉开帐门，微笑着把我抱起来。她嘴里叫我什么，并对我说了什么，现在都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她把我负在她的背上，跑到一个灯光灿烂人影憧憧往来的大客厅里，走来走去“巡阅”着。大概是元宵吧，这大客厅里除有不少成人谈笑着外，有二三十个孩童提着各式各样的纸灯，里面燃着蜡烛，三五成群的跑着玩。我此时伏在母亲的背上，半醒半睡似的微张着眼看这个，望那

个。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和祖父同住，过着“少爷”的生活；父亲有十来个弟兄，有好几个都结了婚，所以这大家族里有着这么多的孩子。母亲也做了这大家族里的一分子。她十五岁就出嫁，十六岁那年养我，这个时候才十七八岁。我由现代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眠惺忪所见着她的容态，还感觉到她的活泼的、欢悦的、柔和的、青春的美。我生平所见过的女子中，我的母亲是最美的一个，就是当时伏在母亲背上的我，也能觉到在那个客厅里许多妇女里面，没有一个及得到母亲的可爱。我现在想来，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时候，母亲看见许多孩子玩灯热闹，便想起了我，也许捏手蹑脚到我床前看了好几次，见我醒了，便负我出去一饱眼福。这是我对母爱最初的感觉，虽则在当时的幼稚脑袋里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爱。

后来祖父年老告退，父亲自己带着家眷在福州做候补官。我当时大概有了五六岁，比我小两岁的二弟已生了。家里除父亲、母亲和这个小弟弟外，只有母亲由娘家带来的一个青年女仆，名叫妹仔。“做官”似乎怪好听，但是当时父亲赤手空拳出来做官，家里一贫如洗。我还记得，父亲一天到晚不在家里，大概是到“官场”里“应酬”去了，家里没有米下锅；妹仔替我们到附近施米给穷人的一个大庙里去领“仓米”，要先在庙前人山人海里面拥挤着领到竹签，然后拿着竹签再从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，带着粗布袋挤到里面去领米；母亲在家

里横抱着哭涕着的二弟踱来踱去，我在旁坐在一只小椅上呆呆地望着母亲，当时不知道这就是穷的景象，只诧异着母亲的脸色何以那样苍白，她那样静寂无语地好象有着满腔无处诉的心事。妹仔和母亲非常亲热，她们竟好象母女，共患难，直到母亲病得将死的时候，她还是不肯离开她，以孝女自居，寝食俱废地照顾着母亲。

母亲喜欢看小说，那些旧小说，她常常把所看的内容讲给妹仔听。她讲得娓娓动听，妹仔听着忽而笑容满面，忽而愁眉双锁。章回的长篇小说一下讲不完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着母亲再看下去，看后再讲给她听。往往讲到孤女患难，或义妇含冤的凄惨的情形，她两人便都热泪盈眶，泪珠尽往颊上涌流着。那时我立在旁边瞧着，莫名其妙，心里不明白她们为什么那样无缘无故地挥泪痛哭一顿，和在上面看到穷的景象一样地不明白其所以然。现在想来，才感觉到母亲的情感的丰富，并觉得她的讲故事能那样地感动着妹仔，如果母亲生在现在，有机会把自己造成一个教员，必可成为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。

我六岁的时候，由父亲自己为我“发蒙”，读的是三字经，第一天上的课是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习相远。”一点儿莫名其妙！一个人坐在一个小客厅炕床上“朗诵”了半天，苦不堪言！母亲觉得非请一位“西席”老夫子总教不好，所以家里虽一贫如洗，情愿节衣缩食，把省下来的钱请一位老夫子。说来可笑，

第一个请来的这位老夫子，每月束脩只须四块大洋（当然供膳宿），虽则这四块大洋，在母亲已是一件很费筹措的事情。我到十岁的时候，读的是“孟子见梁惠王”，教师的每月束脩已加到十二元，算增加了三倍。到年底的时候，父亲要“清算”我平日的功课。在夜里亲自听我背书，很严厉，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。我的背向着他立着背书，背不出的时候，他提一个字，就叫我回转身来把手掌展放在桌上，他拿起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来。我吃了这一下苦头，痛是血肉的身体所无法避免的感觉，当然失声地哭了，但是还要忍住哭，回过身去再背。不幸又有一处中断，背不下去；经他再提一字，再打一下。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“见梁惠王”的“孟子”！我自己呜咽着背，同时听得见坐在旁边缝纫着的母亲也唏唏嘘嘘地泪如泉涌地哭着。我心里知道她见我被打，她也觉得好象刺心的痛苦，和我表着十二分的同情，但她却时时从呜咽着的、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勉强说着“打得好”！她的饮泣吞声，为的是爱她的儿子；勉强硬着头皮说声“打得好”，为的是希望她的儿子上进。由现在看来，这样的教育方法真是野蛮之至！但是我不敢怪我的母亲，因为那个时候就只有这样野蛮的教育法；如今想起母亲见我被打，陪着我一同哭，那样的母爱，仍然使我感念着我的慈爱的母亲。背完了半本“梁惠王”，右手掌打得发肿有半寸高，偷向灯光中一照，通亮，好象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

一样。母亲含着泪抱我上床，轻轻把被窝盖上，向我额上吻了几吻。

当我八岁的时候，二弟六岁，还有一个妹妹三岁。三个人的衣服鞋袜，没有一件不是母亲自己做的。她还时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红来做，所以很忙。我在七八岁时，看见母亲那样辛苦，心里已知道感觉不安。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深夜，我忽然从睡梦中醒了起来，因为我的床背就紧接着母亲的床背，所以从帐里望得见母亲独自一人在灯下做鞋底，我心里又想起母亲的劳苦，辗转反侧睡不着，很想起来陪陪母亲。但是小孩子深夜不好好的睡，是要受到大人的责备的，就说是要起来陪陪母亲，一定也要被申斥几句，万不会被准许的（这至少是当时我的心理），于是想出一个借口来试试看，便叫声母亲，说太热睡不着，要起来坐一会儿。出乎我意料之外的，母亲居然许我起来坐在她的身边。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额上的汗珠往下流，手上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——做给我穿的。这时万籁俱寂，只听到滴搭的钟声和可以微闻得到的母亲的呼吸。我心里暗自想念着，为着我要穿鞋，累母亲深夜工作不休，心上感到说不出的歉疚，又感到坐着陪陪母亲，似乎可以减轻些心里的不安成分。当时一肚子里充满着这些心事，却不敢对母亲说出一句。才坐了一会儿，又被母亲赶上床去睡觉，她说小孩子不好好的睡，起来干什么！现在我的母亲不在了，她始终不知道她这个小儿子心里有过这样的一段不敢说

出的心理状态。

母亲死的时候才二十九岁，留下了三男三女。在临终的那一夜，她神志非常清楚，忍泪叫着一个一个子女嘱咐一番。她临去最舍不得的就是她这一群的子女。

我的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，但是我觉得她的可爱的性格，她的努力的精神，她的能干的才具，都埋在封建社会的一个家族里，都葬送在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务上，否则她一定可以成为社会上一个更有贡献的分子。我也觉得，象我的母亲这样的被埋没葬送掉的女子不知有多少！

一九三六，一，十日深夜

（选自《韬奋文集》第三卷）



在古老的土地上

刘成章

仿佛是十分渺茫、十分渺茫的事情了。

仿佛隔着千重山，万重水。

那时候，母亲穿着毛蓝布衣衫的身影，就是我的蓝天；母亲温存亲切的面容，就是我的太阳。

我环顾世界：如果没有母亲，到处便是白茫茫一片。

我紧紧地趴在母亲怀里，就象吊在地畔上的一颗瓜蛋蛋，就象贴伏在秸杆上的一穗玉米棒儿。

母亲的怀抱就象黄土坡洼一样，我每天都要成十次、成百次地爬上溜下。

我不能没有母亲，就象万物不能没有赖以活命的土地。

每天晚上，我闭住眼睛的时候，梦见的是母亲；早

晨，我一睁开眼睛，先看母亲在不在。母亲操劳不息，有时候她实在太疲倦了，想躺在炕上睡一睡，可是，一看见她闭住眼睛，我就急了，我就推她，摇她，非把她唤醒不可。哦，我是可以闭住眼睛的，母亲却不能。绝对不能！我以为，闭住眼睛，母亲就会死，就会离我而去。因了这个，那时候，我害得母亲白天从来不能挨一挨枕头。

母亲对我的爱，更是充满了她的整个一颗心；如果把母亲的心儿碰一碰，滴在我身上的，全是爱，全是爱。全是。

母亲的双手，一刻也不能感触不到我的体温。她出门去的时候，总是抱着我。抱着我，上山，下洼，过街，走巷，去河畔洗衣裳，去店铺买油盐。累了，换一把手；再累了，站一站，停一停。哪怕累得气喘嘘嘘，哪怕累得胳膊酸疼，她也从不忍心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。她从不。亲骨亲血亲格丹丹的肉，母亲啊，撇不开，离不开，分不开。

暮色浓，蝙蝠乱飞。远山的狼，狐子，偷人的贼，抑或还有什么精灵，还有一切与黑暗为伍的东西，都在蠢蠢欲动。母亲抱着我，向家里走着。我怕，两只手颤抖抖的，拽住母亲，母亲说：“乖乖，别怕，有妈妈哩。”然后，她轻声而有力地呼唤起来：“乖乖回地回，乖乖回地回……”

我幼小的生命之舟，承受着庄严的、无敌的护航。

如果没有母亲，连风儿的翅膀都会把我划伤。

凭着母亲，我充满了安全感。

有一天，在乡政府院子。缴军鞋的大股妇女，离开记帐桌子，有说有笑地走了。院子陡然清静下来。杨柳依依，春光多么迷人。太阳洒下柔和的光。拦羊娃嗓子里萌动的信天游，从高高的山梁打旋而来，带着山桃花的清香。就在这诗一样的境界里，母亲做下的军鞋，受到了乡长和乡文书的齐声赞扬。母亲只笑笑，然后抱起我，把那宝塔、延河、山花、春鸟，把那古老土地上的一切美好景致，一一指给我看。母亲的声音是愉悦的，我的眼睛是忙碌的。过来一个小脚儿婶婶，母亲和她亲亲热热，啦个不够。末了，婶婶问母亲：“你今年多大啦？”“过年就二十四啦。”母亲柔声回答。可是，当婶婶望见母亲脚上的白鞋的时候，却沉默了，只是叹息着，怜悯地抚摸我的头发。

我看见，母亲立即低下头来，眼泪也几乎要掉下来了。

我稚嫩的心上，第一次有雷声滚过。

我的心裂开了道道口子。

终有一天，从乡邻们的片言只语中，我搞清了我和母亲并不是从来就孤苦伶仃，而是还有过一个亲人，那是父亲。还有人说，父亲是个国民党校长，是个坏人，他在被监禁时死去了。我的心头猛一紧缩，蒙上了浓重的阴影。父亲留给我们可怜母子的，竟是一身耻辱！

终有一天，母亲领着我，踏进一户陌生人家。论起来，继父的心肠还是很不错的。可是，这一大家子人，总有一些见我不怎么眼明的。继父常受他们的调唆。他们有时也直接出面。为了我，母亲不惜一切，她因之受尽了气，吃尽了苦头，洒尽了伤心的眼泪。

有时家里有了点好吃喝，量不多，老老小小每人半碗；母亲见我爱吃，便悄悄地把分给她的倒给我，她自己却扒拉空碗。

如果没有母亲，我便象一棵无根沙蓬，随时会被大风吹得无影无踪。

母亲在，我的生命之根便在。

在这个家里，也有从不歧视我的人，那是继伯父。他是个光棍，拉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。他抽着大烟。他的经常闪动的昏黄的大烟灯，象他那颗心一样，使我感到许多温暖。他抽大烟的时候，总是怕外人看见，却从来不避我们孩子，允许我们在他身边玩耍。我们要得无拘无束，尽兴尽致。在这儿，我绝无寄人篱下的感觉。后来，继伯父戒了大烟，参军去了，我因此感到有几分悲哀。

母亲非常同情继伯父撇在家里的两个孩子。因为他们近乎孤儿。大概也因为继伯父待我不错，以心换心吧。母亲经常给他们缝缝补补。这两个孩子中，老大是个女子，她不象一般女孩子那样，文文静静，腼腼腆腆，而是有一股难得的野劲，疯劲，以至自作主张在一